

## ARTIST'S STATEMENT (2004)

Wong Wucius

### 遊子逐夢

廿一世紀中國藝術家面對的問題，有東方傳統的繼承問題，有西方傳統的移植問題，有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引起的觀念價值種種衝突問題，有民族性與時代性的協調問題。在我來說，在香港成長、定居、工作，並有十多年流寓美國的歲月，畢竟塑成我的個人藝術觀，及鋪展我的特殊藝術道路。

藝術道路必有起點，有轉折，也有終極方向。起點與個人的出生地有關，與品性、興趣、家庭環境、教育背景、師友影響有關。起點非常重要，往往可以使藝術家執著於最初建立的信念，終生不移。信念定出認同與排斥的對象，追尋目的與方法，由此而肯定終極方向。居地、環境、職業之改變，則可能出現轉折，令藝術家對本有的路線懷疑，須作出修正，或要全盤否定過去而重建起點，另訂終極方向。終極方向是甚麼？藝術家力求有所建立，憑信念與努力，將個人願望、夢想、抱負具體化。

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急劇變化的世紀，基本上由西方文化主導。中國曾面臨潰敗、解體的嚴重危機，尋求自強，終於在八〇年代站起來，而在二十世紀結束前，顯示出舉世矚目可與世方抗衡的巨大潛力。在藝術上，中國畫雖先後受到西方寫實及抽象風格的影響，畢竟一直成為西方以外的、唯一的獨立藝術體系，而仍然有繼續發展的空間。我的信念確立於此。

畢竟我的起點有異於中國大陸同代藝術家的起點，也經歷特殊的轉折。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之前，曾受英國統治達一個半世紀之久。我雖出生於廣東，但香港是我成長之地，我受的是雙語教育，習慣的生活方式傾向西化。我對中國的了解，往往是在書本上和影像上，因為踏足在中國的泥土上機會不多。我常說在畫作上表達的每是遊子情懷，呈現的常是心中之夢。

遊子長年累月在外面流連，從來沒有忘記家園。不過遊子基本上是從外面諦看家園。從外面看不等於從裡面看，今日的家園亦不是昔日的家園。遊子不能離開遊子的觀點，遊子不免受外面複雜的環境因素養成其品味與能力，憑其感受與經驗作出個人的判斷與選擇。

我最初的起點是文學而非繪畫，所以我的氣質近於文人，我喜愛中國的古詩詞，西方的現代文學，這決定了我在繪畫方面，對傳統尊崇，但嚮往西方當代思潮，尋求不斷突破。我放棄文學，是因為缺乏深厚語文基礎，也因為當時香港地域空間狹小，有礙文學發展。繪畫是國際化的語言，容易作超地域的傳達。我獨自摸索個人路線，同時隨師學習中國畫傳統技法，但自覺必須第一手接觸西方藝術觀念。

在美國的藝術學院修讀，西方的設計觀念也引起我的興趣。我認為西方的理性思維，有助我在傳統中國畫方面作出突破，於是幾何結構，面塊拼合，很早就成為我喜用的繪畫語言。我回港後曾一度投身設計教育工作，對設計美學頗能建立一些個人心得。我不能否定，設計美學常是我畫面構成一部分。對我來說，設計美學是尋求一種視覺秩序，形象元素之衍生、變化，其結集方式，可以預設而產生一定的美感。

形象遇合，可以偏於形式化而欠缺充實的內容。形所具之象，應有象徵意義、豐富的聯想、感情的表達。中國畫的筆墨，有助我顯現本有的文人情懷。在另一方面，當代的西方藝術，不斷拓展藝術邊界，啟發了我向新領域墾闢，也使我關切時代節奏。我肯定個人藝術創作的四塊基石：文學興情，設計立理，傳統為魂，當代作眼，而走上跨文化、跨媒介、跨形式的途徑。我創作的工具材料，雖以傳統的紙筆墨為主，有時也使用帆布油彩，而嘗試廣泛的實驗。

我在香港長成的背景，我在海外遊學與旅居的體驗，使我感覺到只可以「跨」而不可以「駐」，不能全「中」亦不能全「西」，常在中與西之間。中與西之間存在各種可能的交接點。數十年來，尋求不同的交接點勾出了我鐘擺式的雙向之行，那是多元求建的進程。稍有所得，我不以為真有所得，遂一再追逐，從一個夢闖向另一個夢。

夢裡不知身是客。八〇及九〇年代旅居國外，遊子常以河為夢，滔滔江水向西流，匯入大海後能否逆轉？黃粱夢醒，此身何身？此地何地？此年何年？此時何時？感慨萬千，就在筆下紙上表露出來。近年的夢，受香港擠逼的城市環境困擾，密麻麻的空間，人為式的割碎又重組，林泉隱約，只可存在於幻覺中。

©王無邪 2004.